

实况报道

过去一年的三场选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新加坡人的政治意识，不少人参加政治活动支持特定政党或候选人时，也不忘拖儿带女。针对这个趋势，家长、学者和议员都觉得，关键是如何帮助孩子在纷纷扰扰的政治环境中，了解不同政党的理念和观点，也让孩子们更关心国家大事。

政治非儿戏 儿童也关心

小五生是工人党超级粉丝

@何惜薇 hosb@sph.com.sg

两年前，小六生劳伟杰为了见证青奥火炬的传递盛事，穿着拖鞋、冒着大雨陪火炬手接力队跑了十多公里。他的傻劲感动了主办方，他因此受邀成为最后一程的火炬手之一。时间转到5月27日，后港补选投票日的第二天，工人党准备在后港区展开谢票之前，一名小五生上前要求与工人党的议员及非选区议员合照。之后，他紧跟着缓缓而行的谢票罗厘，穿街走巷。他挥动着手、欢呼着，也忙着拍照，分享了工人党在补选中获胜的喜悦。与“追梦”的劳伟杰不同，这名小学生林智立(11岁)这么做的原因再简单不过——支持他认为用心服务人民的政党。林智立住在后港2道，他告诉本报，去年年初听妈妈说要举行大选了，后来工人党派出饶欣龙出战后港区。其实，(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先生在2006年大选后，就到我们家介绍饶欣龙了。没想到饶欣龙当议员不到一年就做出这样的事，我虽然觉得失望，但我知道工人党还是老老实实地为居民服务，包括争取电梯翻新，后港居民都很支持工人党。林智立口中的“这样的事”自然是指后港区前议员饶欣龙的桃色新闻。饶欣龙因为拒绝回应桃色新闻被工人党开除党籍，也因此空出议席。小五生上网查阅工人党资料林智立说，他是从报章报道知道饶欣龙的事。至于对工人党的认识，除了因为他全家人都支持工人党，更多的是靠他上网查阅相关资料，以及从群众大会得到的印象。他告诉记者，这回补选，除了工人党的首场群众大会，另外两场他都到场了。问他是否也上网寻找人民行动党的资料，他说：“也有，但比较少一点。”那么，学校老师是否跟他和同学讨论过政治课题？他的回答同样干脆：“老师才不会说呢。”虽然没有数据，但过去一年里的三场选举活动中，像林智立这样，因为爸爸妈妈而参与政治活动的小孩，为数不少。

小五生林智立把他与工人党当选议员和非选区议员的合成照，上载到他的微薄页面。(林智立提供)



新加坡管理大学陈庆文：反体制不代表政治成熟

“把反体制与政治的成熟程度相提并论，对我们更为不利，因为我们不能有开放的胸襟去分析事情，或进行平衡的讨论与辩论。过往的政治冷漠目前已被怒气取代，而长久‘去政治化’的人民现在似乎就懂得‘愤怒’这个词……”谈及这一年多以来国人处处展示“政治觉醒”的现象，长期观察政治发展的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陈庆文不无感触。他认为，整个社会长久“去政治化”，政治过去被视为从政者的活动。随着选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大家更加关注国家治理，竞相表达政治观点，可是教育水平提高了，不表示对政治更为了解。“近期更高涨的政治觉醒或意识，被一些人错误地诠释为政治的成熟度。网民用傲慢的语气对当选的领导人喊话，不管是议员、部长，甚至是总理和总统。把谩骂和三字经乱飞视为政治成熟度的现象，其实很让人担忧。”不久前，一名初级学院学生出席大学先修班研讨会之后，在自己的博客用脏话辱骂大会贵宾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张志贤。他过后意识到自己太过鲁莽，不仅删除了博文，也电邮给张志贤向他道歉。事件凸显通过网络发表意见的种种问题。至于让孩子从小就接触政治，陈庆文说，他10岁那年也随父亲出席群众大会，对于当时人们热情支持各个政党的情景记忆犹新。对当时的他而言，群众大会也极具“娱乐性”。“当然，家庭潜移默化的教育对孩子如何看待各个政党有一定的影响，但我觉得大家可以从慢慢地从焦虑、愤怒和不安，过渡到正面的行动。”陈庆文认为，我们必须正视政治教育，而政府也要扮演一定的角色，包括在制订政策时，也能更好地解释政策，以及当中的权衡考量。国大陈恩赐：青年表现的忧虑和不满是趋势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则认为，过去两年大家对一些热点课题的关注，以及三场选举，使得人们对政治有更浓厚的兴趣。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父母和其他大人的影响，学校也时时提醒学生要成为活跃公民、对国家有归属感。“如果青年所表现的忧虑和不满是个趋势而不是‘一次性’的感情抒发，那我觉得许多年轻人现在更倾向于把当选的议员视为人民公仆，重问责、要求透明，还要他们交出令人满意的政绩。人们不再单纯地把他们视为必须盲听盲从的政治领袖。”陈恩赐强调，当选者必须获得选民的尊重与信任，因为只有当人民觉得当选者站在他们那一边，他们才会与当选者携手解决难题。在事与愿违时，选民也才能体恤个中原因。两位受访的从政者也觉得，有越来越多年轻人更关心政治。他们也认为有必要让孩子接触到各政党的观点。余振忠：应在学校推行政治教育工人党非选区议员余振忠(47岁)不久前在国会中指出，应该在学校推行政治教育，至少应该让学生认识我国的宪法。他认为，人们的政治意识逐渐提高，家长在孩子小时候就让他们接触到政治，孩子们长大后，能以不同的观点看事情，也学习听取不同的意见。余振忠育有三个孩子，分别是13、17和18岁。他尽可能让孩子参与他的政治活动，包括群众大会甚至是挨家挨户走访居民。“这对他们个人的发展有益，因为教育不止局限于学校课本。当他们发问时，我会把我们(工人党)的观点告诉他们，也不忽略政治对手的观点。”他不冀望孩子将来也从政，只希望他们对在新加坡发生的事有所了解。张思乐：让孩子了解各政党理念劳工部政务部长、白沙榜集选区议员张思乐(44岁)也认为，新加坡人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他说，须让孩子们了解政治课题，并允许他们在未来做出自己的选择。“就看我们如何引导他们，让他们对当前的课题感兴趣，让他们接触事实，总是好的。如果他们最终能够理解并自行做出客观的判断，那么及早让他们接触到政治，其实能对他们产生正面的影响。”张思乐的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他告诉本报，他只在孩子表示想知道周围发生什么事时，才向他们解释。他同时要他们尝试了解各个不同政党的理念，或建议他们出席不同政党的群众大会，从中做出判断。张思乐认为，越来越多青年对政治感兴趣不是件坏事：“更理想的是，他们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做出或大或小的贡献，而这不需要只局限在政治方面。”

有必要让孩子接触各政党观点

家长：应给予孩子适当指导

保险业行政人员王茉莉(42岁)去年带着两个女儿，在总统候选人之一陈清水医生谢票时，高举“陈清水是第八位总统”的手写海报，并向陈清水索取签名。她日前受访时说，全家人当时都支持陈清水，因为他是她们的家庭医生，大家都很清楚他的为人。至于全国大选，她则带着女儿出席群众大会，但只限于在住处附近举行的国民团结群众大会。她笑着说，当时团结党的群众大会很有“人气”极高的余雪玲，两个女儿都希望一睹这名年轻女候选人的风采。不过，让当时仍在念小六和小三的女儿随大人沉浸在选举的激情中，会不会导致她们从小就对特定政党有所偏袒呢？对此，王茉莉不以为意。“她们虽然小，但学校要她们多了解时事。我不担心她们偏向任何一党。我们叫她们做某件事，她们都会问我原因，我相信她们(在对政党的好恶上)有自己的主见，懂得分辨是非。”王茉莉觉得，大人们都在谈选举，小孩也能通过面簿或Youtube网上视频等找相关资料，与其让他们一知半解，不如给予适当的指导，让他们知道国家正经历什么事情。她说：“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只会读书，不关心时事。”

王茉莉(左)去年在总统候选人之一陈清水医生(戴上花环者)的谢票活动中，带着两个女儿与陈清水和夫人合照。(档案照片) 在刚过去的后港补选中，不少小孩随家长到行动党候选人朱倍庆的(左)群众大会去，竟相与他合照。(档案照片)



家庭主妇黎明丽(42岁)也觉得，应该让孩子从小就接触到政治，她去拜访朋友前，带9岁的儿子出席了工人党的群众大会，不过，只逗留了短短的15分钟。她过后对儿子解释群众大会的演讲内容，也告诉他政府政策如何影响人民：“我要儿子对政治及其重要性有进一步的了解。我不光是突出不好的政策，也会告诉他哪一些政策对人民有益。我要儿子知道，反对党是执政党以外的另一个选择，投反对党一票并没有错。”黎明丽认为家长和老师的对孩子有一定的影响，她让孩子从小接触政治，是因为她发觉学校老师一味教导孩子要对政府感恩，却没多加解释。“由于去年的大选是多年以来大部分公民有机会投票的一次，大人们都在谈，小孩子也对父母打算把票投给谁感到好奇，那么为何不让孩子知道选举的重要性？对政治感兴趣只不过是关心国家在发生什么事、实行了什么政策、这些政策如何影响人民。”

政治。家庭主妇黄耀珊(38岁)出生于马来西亚，目前是新加坡永久居民。她受访时说，去年大选时特地带着念小一的孩子到投票站去，让孩子看父亲投票的情形，也顺便了解投票是怎么回事。但她不会带孩子出席群众大会，有议员或部长访问选区时，她和丈夫也不会特地带孩子去凑热闹。她说：“这个年龄的孩子很容易受影响，看到百货商场搞促销，女儿都会死命地告诉我那样商品真的很好用。我不希望她年纪那么小就被误导。由于她学校附近也举行群众大会，她不明白为什么突然会出现那么多警察，出入不方便。我就解释给她听，让她知道群众大会不过是一个政党告诉人民为什么要选他们的平台，如此而已。”

不会带孩子出席群众大会 然而，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让孩子那么早接触

2011年大选群众大会上，年轻女孩高举纸牌，要行动党向前迈进。(档案照片)



“看我们如何引导孩子，让他们对当前的课题感兴趣，让他们接触事实，总是好的。如果他们最终能够理解并自行做出客观的判断，那么及早让他们接触到政治，其实能对他们产生正面的影响。”——张思乐